

人使以習射爲戒如此則不必官與戰守而人自爲戰守不必官與收斂而人自爲收斂卽民卽兵有收穫之利而無寇賊之害民無不趨事也此民屯之大略也民間開一萬頃官可收十數萬石開二萬頃可收近三十萬石以此合於軍屯所得計其歲入可省年例不下二三十萬金臣算計見効不以無用之軍置之空虛之地坐啖心頭之盡肉而長療背左之頑瘡使中原黔首有一日不可知之禍其利一軍屯有趙充國守禦之備民屯有鼂錯實塞之利其利二弱卒三分屯種騎軍五六分爲田者遊兵於彼防護於彼操演軍馬俱列塞下虜不敢乘隙而肆虜掠其利三遼人不習畜藏一遇荒年山海關一線咽喉誰爲販賣而海運又不可得無路乞糴輒相繼填溝壑開懇多則畜積富而水旱寇賊皆可恃以無恐其利四通商中鹽使商人佃種邊地上納本色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

遼中米豆極賤常計算歲中兩淮山東鹽引
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若照時價平糶半
米半豆歲可得十八萬石今查三十三四五
年通計歲坐派不滿十萬石是部派已幾少
一倍矣而又有賣窩買窩虛出買票等弊雖
有四萬而軍不得四千金之惠若墾田則有
餘蓄此鹽宜徑還部照數解銀使軍沾實惠
其利五今屯田多爲勢豪所侵占而貧弱軍
餘以無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
以此賠補愈重逃亡逾多逃亡愈多拋荒愈
衆且遼糧有屯科丈詰四種名色不知今日
之科丈詰卽昔日之屯田也屯糧重而科丈
詰糧輕奸猾巧立名色旣以避重又圖脫軍
弊蠹日滋屯額日損臣謂遼東與腹裏地方
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屯田之外別無地
土似宜不論屯田養贍及科丈詰名目只總
名曰地畝以實徵之數第田爲等分糧爲則
一類徵收以足原額不足額者以開墾新糧

足之貧軍有糧而無田及雖有田而不足分
數者應豁者豁應補者補之庶田畝一均糧
稅輕省貧餘不致逃亡見田不致拋棄是懇
田者不但招未來之人而且保見在之衆不
但闢已荒之土而且存未荒之地也其利六
而或有爲之說者不過曰銷兵爲農若營伍
空虛何不知兵農合一古今通制且老弱耕
耘精健操備勇怯分途不相混累如此簡練
是壯實而非空虛也又不過曰步軍耕種若

城守無人何不知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戰且
不妨寧妨於守且地方無事則已一遇有事
還須本城丁壯人自爲守而是區區老弱者
不足賴也又不過曰卒皆惰遊仰食縣官若
一旦就農必且恥恥且不測何不知此可爲
家下驕悍輩設耳步軍背負作苦疲於奔命
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而奚云恥也又不過曰
胡騎擾我若不暇耕種何不知自古屯田如
趙充國曹操諸葛亮羊祜郭子儀輩或孤軍

深入或兩軍對壘或四面受敵然皆爲之而
迄有成效何疑於今又况有大修邊防之說
預爲保障而斷可免於不時軼擾者哉且夫
向來遼東條議修邊者其說亦多端矣有乞
公帑百萬覆議減而至六七十萬者有謂照
薊門例灰石甃砌者有謂板築土墻者或工
費浩大而難完或沙土易頽而難久其說皆
不可行以臣愚見如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
磧只合照依舊址挑挖大壕一道壕深闊各
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可耐久累土爲塹但
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速其圯山石漫坡
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
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
如近日紀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
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北關地平
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當用
土葎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
土固可以堅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

河橫出皆可引水平灌入濠深可丈淺可五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水結墻土凝固又不得掘它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但此疆界未定且有西北壕墻阻當達虜吾得少息其力亦稍稍足以制其東今且置不論也其用工不宜似舊時各脩其地零星挑濬力薄勢分虜擾輒輟合應鳩全遼人力併聚一處今年完河西明年完河

東內撥步軍二萬人二十五衛民夫大衛五六百人小衛三四百人併見在邊夫共一萬五千人合之得三萬五千人編成一千四百隊每隊日限工程一丈一日可完七里七分百日可完七百七十里一年只以百日工程爲止使軍民得以休息自山海關至鎮北關邊長一千四百餘里計兩年可得完報軍夫除本等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夫與軍夫同惟民夫日給一分計一日該銀三百兩

六百日該銀三萬兩兩年工完共計鹽菜銀
該六萬兩又通查西北衝要邊堡六十餘座
除曾經脩理及未甚坍塌尚可守禦者着令
自葺以待其後其極坍塌而又極衝要者約
二十餘座邊堡大不過四百丈每座撥夫一
千名燒造拆砌當年可完鹽菜銀兩多者千
金少不過六七百金烽臺亟應修築者百十
餘座每座撥軍六七十人燒造修砌亦當年
可完鹽菜銀兩照前算給臣今年湊聚贖銀
重包清河等六堡及墩臺七十餘座已行有
一定法則可以做照兼以城門木植鐵斤犒
賞等費共約四萬總計三年以內壕塹堡臺
工可俱完而費亦不過十萬或將一千四百
餘里分作三年每年約修五百里卽將所修
地方臺堡當年完給免使人夫今年河西明
年河東後年又復河西致滋往返而一方全
完卽一方早得屯種此尤便易其護工官軍
合用精兵五千人選謀勇二將分布工所首

尾防護又於見在戰車外再造六七百乘多
載火器環工爲營隨處安置庶免虜衆時來
擾害此工既成無論百千小虜不敢近覘卽
使一二萬騎填壕掘牆亦須延遲半日而臺
烽一傳耕種人畜早已入堡各營兵馬早已
到邊如未過壕督率火器對塹打之如其已
過少則截殺多則堅壁以待之彼野無所掠
勢必自退所填之口能開幾何非復往時平
曠馳騁吾第以火器驚其後彼搶口而出勢

必自亂而吾又因而乘之不但防守兼可取
勝大要壕牆修然後臺軍有恃而烽火明烽
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後
守禦有賴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耕種有主
而田野闢田野闢然後收獲得利而財賦足
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饒省也且不但此而
已也嘗見虜三五騎或十數騎到邊臺軍輒
舉烽一烽舉則各烽齊舉及本路與鄰路將
官引軍馳赴而虜復去也官軍歸而虜又至

烽又舉宮軍又至而虜又去也一而再再而
三不獨疲而且玩矣故其引兵而出常不待
齊一而爲虜所敗者往往有之若此工成零
竊卽臨壕窺伺臺軍第密報本堡官軍驅逐
無數舉烽以滋疲玩此蓄銳之利也山海關
迤東四五百里虜不時出沒禦人於大道之
左以此冠蓋貢車及撫夷貨物與地方官使
往來無不沿路撥軍護送少則數十多則數
百甚有空營而行者何以責其無事操練有
事堵殺若此工成此輩皆得歸伍操備此訓
練之利也全遼每歲爲虜所殺掠者何啻數
千人若此工成一年存數千十年存數萬而
此數萬人者十年所生育又不知其幾萬此
又生聚之利也其他便宜難以縷悉以後地
方誠能隨時修補豈不爲數十年之利乃臣
又有一法不必逐年修補而其利更可永賴
者遼中榆茨甚多且蕃若於墻塹裏沿闊植
五六丈地面樹成無使太高高礙哨望但長

至四五尺卽當頭截斷使其枝節橫生旁串
彼糾此連十年成林十年綿密愈久愈厚愈
厚愈堅斧不得施火不得焚雖教虜十萬填
壕平塹而亦不能插翅飛越也臣想晁錯所
云中周虎落及古人榆關之說或亦此意且
此事行頗簡易卽以遼陽東協計之邊長一
百六十里該地二萬八千八百丈而該協及
長安長勇武靖三備軍兵共六千五百餘人
計地坐派人止栽榆四丈四尺四日尋完一
日栽植而五日可完也舉一東協而全遼可
知也若令邊堡預收錢莢就便種秧一年尺
許二年移種尤覺快便是一日而全遼可遍
也至於屯寨之法合於大路之西邊堡之東
相錯而置河東約計十五六座河西六七座
每座除人力外鹽菜等項約費千金但得帑
金二萬兩先將見在屯民散處者築堡收保
餘俟屯種日廣人民日聚陸續增置不拘年
限通前總計不過費銀一十二萬部中若能

分作三年每年措處四萬付地方官如法經理期於有成三年之內可使邊固六年之內可使財足十年之內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以爲遼計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覆轉行督撫責令各道將應清查者盡數清查不宜以任內難完故自隱漏應挑濬者盡力挑濬不宜仍前偷安苟且塞責應給發者多方給發不宜吝惜暫費以隳遠功其一切調度事宜統俟督撫條畫次第施行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遼敵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膚見乞

勅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孑遺性命事臣惟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夫邊非無人也土沃而民聚向嘗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虜而寧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受虜而錦義右屯廣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

鐵汎懿之人盡自萬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
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虜而遼瀋迤北
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六年十八十九二十一
年受虜而遼海迤西南之人盡間有存什伯
於千萬者邊吏又不爲之保護聽虜節年檢
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人善育人而歲
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乎無人矣自遼之
無人也舉族被虜而補軍不得田土拋荒而
徵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軍盡不得不貼以
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而營軍又漸
盡矣徵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自不得不乏
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
始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
也又苦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議增餉以通
額餉之窮而及其增也又苦後來之難繼說
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之
無人可勾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
不知遼之無人辦餉也遼於是乎益不可爲

矣此臣所謂今日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人者何也邊臣好邊功以開釁棄邊人以償仇本務不修而以人予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遼之計當以保人爲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於實內與固外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爲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併堡爲大去年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於常平疏中批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事不以爲意得無謂搏弄見在人馬便足支吾虜患而或搖於主戰之說猶冀得一聞覓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臣恐殺掠不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取四十年之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每見我軍出境輒俘獲一二千計我僅亡一二卒而平虜高平之捷爲境內所罕見者其陣亡乃半且浮於首虜何也境外襲取易而境內堵截難也每見搗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不敢

一報而搗西虜輒報報輒殺掠無筭不堵不
追而反趨海建取償於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易而取西虜強難也每見大虜以數萬
二三十萬人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
虜千百騎戰屢屢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
有不戰也近見虜以五千人入大勝三千人長
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查往
時虜常以二三十萬搶五六日十餘日而殺
掠僅滿百或不满百人者何也有報有不報
也故觀於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
易也觀於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
不如往日甚也觀於四十年戰款之故而後
乃知其爲搗之數見誤非款之數見誤也觀
於四十年無人之禍而後乃知犂庭掃穴之
不能使遼有生氣而反無生氣也戰何容易
言也萬曆初年

國家尚無倭孛播州之役地方尚無東征稅使
之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丁

又不乏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
豈以今日之物力兵力反能犁庭掃穴而超
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
不能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
年無人之禍於往後之年使無之又無以至
無人盡臣有以知其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
然則今日之計何適而可高城深池息民養
士外固封守內務農田蠲其煩苛而簡其文
法虜來則拒去則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訓爲
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者也誠如臣修屯
之說得行深吾壕高吾墻以扼虜於外併小
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壕墻以收保吾人
於內厚儲多蓄以飽士馬於平日而又選將
練兵大修火器戰車以備堵截於臨時由是
而小虜以鼠竊鵬搶至也必有所憚而不敢
入卽入矣而填壕掘墻必稽遲而不得遽入
留其半以守口而不敢全入比人而吾民早
已入堡壯士早已登陴虜自度不能速得志

於堡則偏索諸野又無所得而衆少又不敢
過夜且慮我截其所入之口而不敢不速出
不待我軍之驅逐而亂馳過日中遁矣何待
戰由是而大虜以數萬至也扼於我之壕墻
而不能一蹴越也困於我之城堡而不能旦
夕下也堡民但爲我堅守一日而各路官軍
至矣虜見吾官軍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
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爲方城層列火
器擡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
虜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
持而畏吾火器存劄不住三日不得利而氣
奪退矣退而尾之爭口而出必亂亂而擊之
則利在我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小入之
如彼大人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受挫焉
且失賞焉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憐以
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
忿若復狂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據其險而坐
以困之不遠出以倖功任虜之去來順逆我

皆待之於境內握之於尊俎而進止款戰之
權無一不操之於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
謂之善戰也可謂之諱戰也亦可此臣之所
謂以守爲戰保人而存遼者也詩曰城彼朔
方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爲戰之
說也臣嘗謂修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六已
見於臣之前疏矣至於修邊築堡有十五利
焉虜騎不得決驟一零賊或什伯或千騎不
敢輒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二墩軍得牆爲
恃登臺覘敵烽火嚴明不致失悞軍機三虜
掘墻填壕我得預知爲備使虜無所掠四本
堡軍民自足拒守賸下營軍各操免分散貼
防而益其寡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游防
奔馳之苦六行旅無禦人大道之懼營軍無
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閑操練養精蓄銳
以待戰八軍不死於饑疲而軍伍自壯馬不
死於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我備嚴不敢
要挾而款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

耕牧人畜禾稼無鈔略之虞十一聽人自爲
收斂不但可省髮髻錢而且免遠羈城郭得
婦子饁耕之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
壯過於營軍若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我
兵威而杜虜之覬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
不待軍屯而告墾者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
邊人骨肉相保亡係累之患每歲存千萬人
爲遼儲軍爲

皇上守邊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
利禦虜何虜不却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
而反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忖籌邊之略
凡所爲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
於臣之所議者哉假令不出於臣之所議舍
其十五利就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橫行
絕幕收犁庭掃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
以忽乎哉蓋臣嘗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
乃能安內則當先戰而後守人力衰微之時
內虛益受外侮則當先守而後戰此戰守先

後之序也實內之事重在修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固外之事重在設險則當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河西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濟以北蒲沈開鐵一帶村田已盡虜覬吾邊堡則邊堡爲重自濟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覬吾村田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舖在廣寧之間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似稍緩而村田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東邊除臣已修過六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鱓場灑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川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迤西邊堡並重湯站鳳

鳳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析木城等堡
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迤西民堡並重
此邊墻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錦義正安鎮
武等處千里甌脫不容大舉而閭陽十三山
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汎懿開鐵
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遼潘海蓋等處
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
落而遼潘海蓋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
又值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
者而厚集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
尤重且急者而舉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
防先後之序也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
想定一規模然後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
之則目前既可應急而不忙將來益得收功
於有永而不然者徒出於苟且補葺之計今
日補一罅而明日之罅又見於此補一綻而
於彼之綻又見縱使搏弄人馬如熊如羆如
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於一總兵三協守

二十一叅遊二十四備守一百二十一堡官
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塘撥差調
必不可少之役計一將手下人馬所領追堵
者實得幾何虜以二千入而一路窘一萬人
而隣路窘三萬入而全鎮窘曾何益於多寡
之數而况乎其終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
也者則柰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
屯本務於不問也去年部覆臣䟽修邊一節
欲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
爲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
虜欺我無險終無款時建夷因我受欺於西
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於防調終無餘暇時
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用河東人力猥修
墻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維
時西虜正報仇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
千騎入撫順非受款弭伏之後軍有餘暇之
日也然且爲之無恙正唯虜未款伏調人馬
在邊舉防虜修工而兩得之不令高座城中

大暇也豈以督撫鎮道之兵權闔鎮之全力而反待欵伏聽緩急之節制於虜耶臣不宜億逆竊窺其間蓋有三幸五懼焉高才自喜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冒陞賞而輕視此爲無奇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苟免無事而重視此爲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令之寬縱掩罪飾功而翫視此爲不必是爲三幸我方養優處尊而經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土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慮始而一旦動懷安之衆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任怨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兩可不敢主張於其上而邊吏擔承於其下則有瞻前怵後之懼議事諸臣方好持文墨日伺人過於其內而邊吏踧踖於其外則有憂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兼五懼是以明知修屯之利爲保人存遼第一義而不肯爲明知四十年

無人之禍而不敢一破其常套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之邊臣固將寄之以封疆人
之命者也人則不保而徒持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遼之人奚罪哉
皇上之封疆奚賴哉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議款原圖修備謹申明
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遼左自去冬忽議搗
巢以致虜衆怨憤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虜
因而乘機窺逼擁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
毒尤懼東西之結連不得已亟議款撫而本
兵督撫見邊警之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
以復款爲事蓋審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
者昨接邸報見科臣疏陳兩河戰款機宜其
大旨在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款則禍遲
而大戰存春秋攘夷之意款蹈叔季請和之
愚杜松決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款而事是
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
戰馬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

計勝凡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摠後筭者亦既纒纒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費商量內如計勝建酋諸款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筭及之然尚有一二出於科臣所料之外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拯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戰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之時撫道方惴惴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謂不款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款則又恐釀遲大之禍蹈請和之愚虜一渝盟異日以成敗利鈍論者但願戰不願款而傳之罪跋前疐後進退維谷臣又安得不將議款本意一申明之臣惟籌邊之策雖無出戰款兩端而總之以守爲本以暇爲乘乘暇以修守所以待戰而固款也以守爲戰是爲真戰見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爲不可勝而後

戰者也非如搗巢犯不測以保難勝割僞級
以誇首功此科臣之所謂戰非臣之所謂戰
也以守爲款是爲真款虜服則款不服則不
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疏云搗巢
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
謂款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舊撫鎮以款爲
主割地糜財無所不啖虜數年之間苟幸無
事旣幸有其暇矣無柰狃款偷安弛不設備
事事敝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
任之初戎不生心邊境稍帖私異一日之暇
可以措手而遼事尚可爲也乃無由而有搗
巢之役矣當事者但知懲舊撫鎮狃款之過
不度已力不審虜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
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官軍陷城堡肝
腦塗原野兒女汗羶腥反爲狃款者所竊笑
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虜之罪又心以今日
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塊土鎮此者果非吾李
氏不可也興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

暇爲暇是爲狃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
不暇是爲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皆有
暇而不善用款者過也至于今西虜報怨東
虜弄兵應接不遑足慌手亂求一暇而不可
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
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
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劬勩之時覓一閑
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葺我城堡修
我險阨清屯鹽以作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
驛遞以無累營伍撫恤窮民以漸培根本而
又隨宜駕馭不失中國操縱之權多方間諜
盡破東西勾引之計凡有深謀密畫不可語
人者皆得從便預爲之所雖狡虜異類之心
無終不敗盟之理然一年寧帖則得一年之
暇以修吾備兩年寧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
吾防待我安排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
任其叛服而吾皆有以制之虜若奉約吾仍
羈縻虜若渝盟吾卽謝絕虜若犯捨吾遂堵

勦虜若悔禍吾亦歸休縱使他日禍遲而大
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
事而已矣而又有加乎况狃款弛防者尚且
不得此禍而乘款修備者豈宜復有此事臣
日夜筭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
使軍民不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絕可使
人馬不至損傷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而
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皆於閑暇中得之然
則款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
於此蓋先爲不可勝而後戰戰可常勝雖報
怨吾不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
長固雖敗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之所謂真
戰真款者此也所以修備而待戰非以忘戰
而釀禍也乃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
謂議款以釀禍臣方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
必欲破款以逐其人似此執異誰敢擔承若
使目前之款政難終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
不成而按臣主之今果然矣臣且不免於今

日之唾議又使將來之虜一或渝盟又必將
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主之今日驗矣
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是臣以局外議事
之人尚不免首尾之是畏况撫道有局內任
事之責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且天下事爲
之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之於既壞之後其
力難中國之人言語偶觸尚難遠平而况夷
性之素驚無理之事多生枝節尚圖挾索而
况漢過之已先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
亦難矣近督臣差通使送通夷好人八名來
遼議款仍伴還虜與之講折住虜中者浹旬
而拱兎竟不與一見撫道頗以爲慮臣曰此
不過知我之所急在款而故作此態以要我
耳我若急急欲款則必爲此酋所輕而虜慙
及黃台吉諸酋皆復輕我而其款亦皆不可
久况諸酋已款而此酋獨何能爲吾但時常
撫慰諸酋而於此酋姑且緩不與通若爲絕
之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

合氣平於殺陷欲滿於虜掠計在屬厭之時
而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
遂因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
機應變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遲
疾之權皆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
臣亦不過欲立定一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
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
焉者是蓋未可取必於早決者也且非惟西
虜爲然也卽制馭東虜之策亦不出此近議
增兵設將分布要地前後遠近互爲犄角以
固其守而其外仍須用羈縻之法以好待之
而毋速其叛故不固其守則恐襲我之空虛
而一速其叛又恐乘我之倉卒故其所以自
計者不得不急而其所以待奴者不得不緩
緩之者正所以覓閑暇修守備而成其所爲
急也守備旣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服而釋
之携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不
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卽應

卽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時取辦
事事未卽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間西謀以重
其疑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臣
願今於奴酋惟只募兵訓衆行以安詳處若
無事以徐圖其後且勿先露權奇驚虜啓戎
而致他日之有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矣若
使天肯祚遼東西兩虜俱聽款撫果得數年
寧帖數年閑暇亟趁此時大修邊備嘗膽枕
戈以發其憤破谷沉甌以決其勝拯焚救弱
以急其事而不敢一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
虛文致釀大禍如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
酬一念之苦懷而免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
鎮道之事而臣愚不敢自必其後者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撫鎮棄地啗虜事關封
疆謹循職糾舉并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
罪事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揭稱遼東候
代撫鎮趙楫李成梁棄地啗虜情罪合行勘
明議處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

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
納糧若干有無倉庫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克
賞者是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
常給賞卽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
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鶻等處曾否設有關
隘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
拓里數踏看明白果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
講議令其退還仍刻石界止永杜侵爭一一
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陞
膺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者追論
庶欺君負國者無軼顯罰等因備劄到臣依
奉案行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右
叅政謝存仁會同整飭遼東開原等處兵備
兼管屯田副使石九奏親詣地方逐一從實
查勘明確作速呈詳以憑覆勘去後據分守
等道叅政等官呈稱云云督同遼東掌印都
司自在州親詣查勘自撫順關口勘起查得
本關地名黑沙臺離本所二十里原係向來

通夷關口與東州堡地方俱守舊邊並無告
墾田地而馬根單堡所直霧兒口煙子溝槽
子峪及散羊峪所屬地名大峪查雖韓斌舊
邊之外而住民徐天保等八百九十八家陸
續告種納科萬曆二十五六年間已經前撫
委官何繼祖等分定基址蓋有年矣至三十
一年韓宗功等盡行驅進清河堡誌書所載
舊邊原有鴉鵲關離堡七十里撫夷廳基址
見存今新鴉鵲關距堡止二十里又誌書內

松樹口墩東安墩對直今邊各三十里靖安
墩二十五里靖虜墩二十里靖虜空墩二十
五里向化墩十五里靖夷墩十里又一堵墻
誌書所載盤嶺墩離今邊對直四十二里共
計墩臺九座沿邊相連共六十六里雖係嘉
靖年間失守而內有盤嶺墩松樹口二處向
爲我民宋三等五百餘家耕種亦被驅進地
全入虜寧遠伯李成梁圖以大松樹口盤嶺
住民爲逃民非也鱣場堡邊外亂墳子長子

溝墻板溝張外郎房身離八字房身桃墻峪
積堆柴葦子場共八處住民胡勳等一千一
百餘家告種納科先經委官何繼祖等公同
夷人分立界址今亦盡數驅進孤山堡查係
萬曆二年改移今處此其所建六堡之一也
內有張其哈喇佃子離堡二十五里西北接
鱗場堡三十里東南接鬻陽五十里計邊長
八十里內設反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墩臺四
座俱係萬曆二年新建雖初議建堡于此未
果而其地向係本堡軍民耕種守哨今俱棄
與夷人住牧惟金口臺見存今亦被夷折毀
卽誌書所載乾岔兒臺亦棄不守矣自鬻陽
迤東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等處至鴨綠
江邊原係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創一
路墩臺邊界俱存卽界外近地如雲頭里喇
咧泊剪子河松子嶺幾處尚聽住種惟自鬻
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共計地
名四十餘處住民四千三百二十餘沿長近

三三百里皆在鴨綠江西岸俱經二十五六九
等年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
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以上住民共六千
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頃俱係陸續告在
撫按衙門批道轉行各官查明詳允每畝先
納地界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千餘石俱
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其撫賞一節先于萬
曆二十三年夷人馬三非奏討賞銀五百兩
蟒段五疋蟒紗五疋一向未與至二十九年

委官何繼祖等議以漢人旣種夷地卽於種
地人戶派銀三百八十兩加撫順所原有額
賞一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蟒段紗十疋折
價銀九十四兩六錢自三十年起照議徵給
至三十一年議分疆界未曾起徵前項銀兩
已蒙撫院會同總鎮將三十一二三四五年陸
續先於廣寧庫借給牌行分守道動支前庫
夷馬價銀解補三十五年亦於廣寧庫借給
來補夫初告開墾之時先納地價又納科糧

又納賞銀段價爲撫夷之用而夷人亦忻然相安未聞有攘奪而蹂躪之者胡一旦驅還而棄之也各屯住民開種已久生長子孫蕃衍族類選其精銳人可爲兵備其糗糒積可爲餉簡而練之進可以戰墩而堡之退可以守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以鱗介易我衣裳而今乃曰此原夷地俛首下氣以與之而又借此以爲奇功寧不使夷人齒冷而輕我中國乎當其未開種之先卽境外爲甌脫秦莽崎嶇而夷虜之巢穴尚遠及旣驅還之後則疆外爲阡陌木拔道通而夷之駐牧益近豈彼以金牛之計而誘我五丁之鑿乎且此開種之民給有帖文納其科糧出有撫賞何謂逃民旣非逃民何謂招撫自以良民爲逃民驅劫爲招撫我民流涕而號夷人掩口而笑由是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曰你中國我外國何其悖傲旣並稱國又稱兩家何其僭逆由此稱王由此阻貢悉自得地之日

始而其害益有不可禿頴數者其新地攤派
錢糧已經本院出示免徵外所有棄地等官
相應分別議處緣由呈報到臣該臣覆勘得
自撫順關起至東州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
靉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
界內惟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
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
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
馬根單散羊谷鱣場等堡所直霧兒口等處
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於清河之鴉鵲關
松樹口東安靖安靖虜靖虜空向化靖夷一
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六里此
皆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
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
接鱣場三十里東南接靉陽五十里先年雖
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
反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四臺及誌書原載乾
岔兒臺猶我軍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

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
奠五堡舊皆邊衝邊外地曰松子嶺乾灘子
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聽舊皆虜衝
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扼
諸衝今其界俱在卽科臣所云雲頭裏喇喇
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
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駿陽界起賽兒疙疸
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
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逋欠虜無爭競此不可
謂其非我地也土人稱爲朝鮮餘地初亦不
信及查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
兵部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由
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
後入此

祖宗微意令毋窺見中國淺深也今舊鴉鶻關在
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
直若從鴉鶻入貢此正經由之地土人之言
豈盡無據又查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

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
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移咨都
司勘呈御史胡文學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
許在此住種朝鮮住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
皆爲我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
連城故地也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
百八十里當時並無一夷居住卽今長永大
三奠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亦無一夷居
住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
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
其盡建夷地今則盡棄與夷而三百里之邊
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卷查居民告墾者
自萬曆十三四年間已有之原非以東征稅
監之故華夷相安奴酋向亦無說祇因二十
八年六月間原任寬奠叅將張光先恨新地
之民不服拘喚詳請逐歸其時撫始有分地
分疆之說而按臣楊宏科屢駁不允不曰奴
酋旣稱藩臣貢市何爲分土分糧則日撥兵

逐歸併拆毀房屋之議無乃孟浪于是復委
潘仲禮等傳調夷人鎖什等公同踏勘議以
居民見住爲界刻石鐫字永無爭擾止於東
西新地派銀三百八十兩合撫順原有額賞
一百二十兩湊足五百兩以充奴酋犒賞之
費各夷服撫去訖三十年七月守道張中鴻
照此通詳趙楫歷案不批遂聽李成梁之謀
以爲此奇貨也柰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回
之例邀封廕而進爵秩忽於九月初八日牌
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
前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
來歷惟楫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阻手處
矣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裕會同韓
宗功調到夷人張海干骨利等諭以查照韓
斌舊邊分爲界限各夷俛服無辭業于十六
日破土窆界而楫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
判來同勘忽又牌行郭通判等暫回遼陽至
四月初三日却又牌稱張通判不來郭通判

等仍速查勘何旬日間反覆之遽也掩卷思
之不得其故及查據備禦郎名忠稟稱通事
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將漢人趕進若
不肯進我就着達子趕他要打就與他打要
射就與他射要斫就與他斫等語甚惡而奴
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蓋董國雲一到而郭
通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楫與成梁之意
以爲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趕回不借奴
酋索地爲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不借此
先聲以劫之人豈肯入故密使董國雲通同
奴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
待此耳自是張海等益鴛鴦掠我生畜殺我
屯民不肯照依老邊定自明墻起順裏路而
舊邊鴉鵲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通判
力辭不管是以復有廢將皮承德之委自是
割張其哈喇佃子自是割橫江一帶自是燒
毀人房屋剽掠人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
渡江潛避而溺死者千餘人饑凍死者萬餘

人餘皆流離殍死不知處所此驅回人口之大略也人既回地既棄奴酋既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顧遽以定界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嘗我遽以開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嘗我遽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廣寧二處以嘗我及我纔許二處而夷隨以撫順四關口要矣我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題矣撫順南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說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疆無有存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而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年與我大賞是恐裁革

犒賞蟒段而與我立案也曰你大國人聽見
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中
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
一時撫按猶亟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
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
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改批語不
決者年餘會閣臣以車價通夷事發謀同趙
楫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局而楫等亦因
此以息人言乃奴酋知我之急在此顧亦緩
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爲
我速立碑我始貢則許速立碑以求之而奴
酋又曰必依我夷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
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
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
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
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畢竟
碑立而後起貢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卽不敢
於碑外拾取一草守臺軍士無不向臣控訴

涕泣不休者此界碑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年夷人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未議給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不必收回量於種地人戶派湊額賞充前犒賞爲存吾地耳其後地旣歸夷前項賞賜該道張中鴻議行裁革而楫復疏將寬奠清河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科田土攤派充賞見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許賞銀則已俱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撫賞之大略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響語皆繙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之以棄地啗虜論楫等也初竊意奴酋當如何強橫耽耽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及臣挨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已寢加賞存地之議已成民已照舊住種酋已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年三月止奴酋并無片語隻字向我瀆擾惟

自四月初董國雲自夷寨回而奴酋忽大變
局面矣是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
之爭向未敢於驅民也我陰導之驅向未敢
於出兇悖語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
民而漸至於辱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啗虜此
等事體外關封疆之強弱內關
國家之盛衰伏乞

嚴勅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徇私而背公毋壞
法以庇罪臣愚不勝願望

籌遼碩畫卷之一終

去以玃罪百愚不期願望

籌遼碩畫卷之二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張濤揭照得北關世犯遼東自成化
正德以前節次慘毒卷案如山俱難枚舉近
查萬曆十一年仰加奴逞加奴爲白金二酋
之祖糾結土蠻恣殺開遼比仰逞俱殄禍猶
未歇卜寨那林遞興是爲白金二酋之父十
三十四十五六年之間糾合西夷以兒鄧等
忙谷關等恍惚太等南行殺掠及攻克靖安

去以玃罪百愚不期願望

籌遼碩畫卷之二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張濤揭照得北關世犯遼東自成化
正德以前節次慘毒卷案如山俱難枚舉近
查萬曆十一年仰加奴逞加奴爲白金二酋
之祖糾結土蠻恣殺開遼比仰逞俱殄禍猶
未歇卜塞那林遞興是爲白金二酋之父十
三十四十五六年之間糾合西夷以兒鄧等
忙谷關等恍惚太等南行殺掠及攻克靖安

鎮北威遠等堡慘不可言白金二酋率祖父
之行猶爲開原大患三十六年後因與奴酋
交鬪而奴酋強甚二酋始歸中國爲依人之
鳥儻得假手中國勦奴酋以快忿不勝大願
而故結該路道將軟盟行事烽報惟所扶同
以是知北關誠順夷耶又查奴酋之本寨去
橫江鎮江清河撫順等處入犯遼陽僅逾一
塹最切最近其距開原頗遠奴酋謀犯中國
舍其切近圖其阻遠而有事北關非奴酋不
審封域形勢也以北關爲西酋之路北關婚
好西酋而奴酋西之路卽不可得西之好尤
不能修以是知奴酋必怨北關而不但匿壻
不還老女負婚已也本年十月初五日貴部
院咨稱令總兵官提兵東去開原出邊屯住
北關代金白二酋戍守相機殲殺建酋其廣
寧寧前遼陽一帶蒙調西兵移住一片石寧
遼有警西兵出關救援不致分總兵官西顧
之慮誠奇絕之妙著救寧之勝算也先是分

巡道汪國楠亦有移鎮北關之策職猶未達
今如貴部院西兵援西鎮兵乃可耑力東方
視巡道之議更完除已抄咨示鎮外猶斟酌
未行但查八月九月十月節次聲息之報有
山海叅將蘭登瀛報賊一萬要犯前屯義州
副總兵李懷忠報乃蠻達賊並哈刺營達子
一併上馬不知犯搶那地方又山海蘭登瀛
報賊一萬要犯錦州又報賊二千要犯寧前
中後所叅將李繼功報賊四千要犯寧前又

義州李懷忠報乃蠻借克什炭等兵要行犯
搶又山海蘭登瀛報賊三千隨帶三箇月食
要犯廣寧等處又錦州遊擊尤彪報賊三百
要行犯搶那地方鎮靜守備李正胤報乃蠻
等賊四五千要犯搶舊路攻尅邊堡又大康
堡屬夷報賊二三千在目下要犯搶那地方
又山海蘭登瀛報賊八萬要搶遼東三岔河
又報賊六千要犯山海東西又鎮靜守備李
正胤報乃蠻賊要犯細河又山海蘭登瀛報